



信是钟期访未迟

□李子安

二月底,在如皋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忽然问我是否对博物馆做一场关于古琴的专题展,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不知不觉回乡已近十年,手头也陆续搜集了一些本地的琴史资料,心想做一场展览问题应该不大吧。殊不知,迎接我的将是一段未知而奇妙的旅程——仿佛封闭已久的时空之门缓缓开启,故人们早已在历史的缝隙中候良久,待知音重逢。

—
广陵故壤,皋邑名区,地得江海钟灵,宋元以降,代有人文蔚起,名贤辈出。古琴自然是他们酬唱交游中的“常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琴学大家查阜西先生主编的《历代琴人传》中,所录如皋籍琴人就有十三位之多。众多皋籍琴人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宗孔思:“宗孔思,字杏原,邑庠生。工诗善鼓琴,有弹蕉馆。当风日晴霁鼓歌其中,有飘然出尘之想。尝得古琴,病革时犹摩挲不置。”

嘉庆《如皋县志》除了以上对宗孔思本人的记载之外,还单独在卷二十二《古迹》,列有“弹蕉馆”条:“在城东李家池,邑人宗孔思联吟处。屋数椽,地数弓,雉堞峙于东南,清流环于左右。孔思善操琴,有棕榈一株,尝鼓于其下,越数年而为丘墟矣。”

后来,我读到如东徐继康先生的文章,发现徐先生已将宗孔思的资料作过详尽梳理,此外很难再找到更多关于宗孔思的生平信息。不过仅是这寥寥数条,已将一个“琴痴”形象,刻画得无比生动。让同为爱琴之人的我激动不已,直呼相见恨晚。

江海风物

箬篱桥的故事

□程太和

星期天,我和爱人收拾旧物,不慎将一把竹篾编结的老箬篱扔掉了,很是懊悔。这把箬篱是堂姑父送给我收藏的,据说已有五六十个年头了。他年轻时做厨师,年龄大了不干这行,听说我喜欢老物件,就把使用了几十年的箬篱送给我。

我对老式的竹篾箬篱感兴趣,是因为小时候听大人讲过一则箬篱桥的故事。

过去,在离我老家不远的大公镇群益村有座三搭桥,人们叫它箬篱桥。大人们说,因桥上总有一把箬篱漂浮而得名。一天,一个叫英爹的老人到贾家巷老集镇上买东西,走到桥上看见了这把箬篱,就回家拿了根钓鱼竿,想把箬篱捞上来。英爹在河东放下鱼竿,箬篱就向河西飘去;在河西放下鱼竿,箬篱就向河东飘去;站在桥上捞箬篱,箬篱就向水下沉去,不一会儿浮上来还在河中心打转转儿。围观的人群中有个人叫蔡老六,是私盐贩子,专赚黑心钱,人们都叫他蔡剥皮。蔡剥皮回家拿来一把长柄鱼叉,忽然一只老鹰从天而降,在他的光头上狠啄了一口,鲜血直流,疼得蔡剥皮丢下鱼叉,抱头鼠窜而去。人群中走出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因他平时扶贫济困,修桥补路,专做积德行善之事,人称朱二善人。朱二善人对大家说:“此箬篱乃神物,不可强捞,大家也不要在这儿看热闹,都回去吧!”

一天早晨,鸡叫头遍,蔡剥皮就用独轮车推着两袋盐到贾家巷去卖,此桥为必经之路。他刚走上桥的中段,“扑通”一声,左边的一袋盐掉进了河里,车子失去平衡,右边的一袋盐也滑下去了。蔡剥皮丢下车子跳进水中,好不容易摸到一只盐袋子,就是拖不动,像吸在桥桩上似的。他用尽吃奶的力气,只听“呼啦”一声,盐袋子撕了一个大口子,盐都倒入河中。他再到那边拖袋子,盐袋子轻飘飘的,拖上岸一看,只剩了两块油饼大的盐团儿。

再说朱二善人,人到中年方得一子,取名可平。可平从小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深得私塾先生喜欢。一天,可平去学塾读书,走到这座三搭桥上不慎滑下河。私塾先生以为可平家中有事未来学习。到了中午,朱二善人未见宝贝到家,就到学塾去找。走到三搭桥,猛见河西边有个孩子躺在水中,老两口急忙奔过去一看,正是可平,躺在水边,头在水上,枕着书包,书包下面是一把箬篱。邻居从家中牵来了一头水牛,把可平的肚子伏在牛背上,“哇”的一声,可平吐出了腹中的水,哭出了声。朱二奶奶泪流满面,朱二善人哽咽难言,感激众人救子之恩,感谢蔡篱神的庇佑。众人都说:“这是善人有善报啊!”此后,可平学业突飞猛进,中了举人。可平回家后立竿树旗,将这座桥命名“箬篱桥”,沿用至今。



正当我感叹历史在冷峻不仁之外,仍旧不乏脉脉温情,能够留下只言片语,让有趣的灵魂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更没想到自己能有机会“造访”他的弹蕉馆。

《琴人传》中所录皋籍琴人除了琴界比较熟悉的吴重光、释空尘、朱敏文之外,更多的是乡贤文人,而我对这方面则甚少关注。承蒙刘聪泉先生的指教,得以对相关材料作了更正和补充。刘先生还发来数张图片以供参考,包括邵珪《蕉石图》、姜任修书法、吴叔元(号思堂)《春寒图》、杨鈇坪行书琴联等,其中《春寒图》和杨鈇坪琴联藏于如皋博物馆。《春寒图》(题图)和展览有什么联系,我开始并未反应过来。直到刘先生告知,这是吴叔元为好友宗孔思弹蕉馆的写生时,我赶紧将图片放大,画面右上角赫然题有一行小字:“庚寅正月廿四日写于弹蕉馆,思堂。”这是一间临李家池而建的简陋茅屋,大概正值初春,料峭轻寒,屋前屋后的树枝仍是光秃秃的,还没有到“绿天秋色,凉阴满院”(《澹仙诗话》)的时节。2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宗孔思抱着自己珍爱的古琴,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光阴。

我注视着这幅画良久,眼前逐渐模糊,耳畔仿佛听到屋里传来的琴声,正是宗孔思最爱的《梅花三弄》。

二

某天深夜,在盘点完手头以及从友人处借来的展品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一个展览如果只靠图片和文字,却没有丰富的实物史料作为支撑,是远远不够的。正当我盯着《春寒图》苦思冥想时,忽

然灵光乍现,既然《春寒图》藏于如皋博物馆,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在馆藏中找到其他与琴相关的作品呢?

拉开馆藏清单,熟悉琴史的朋友帮助我陆续找到姚敬亭、汤貽汾、莲溪、王素、周少白等琴人书画,还有王翠(款)《携琴访友图》、“月明琴响”印章等相关作品。那一刻,不禁暗叹如皋“家底深厚”,不愧是历史文化名城。朋友还特别让我留意一幅名为《碧霞高会》的图卷,说其中也极有可能出现古琴。

高会者,高士文会也,是指文人雅士饮酒赋诗或交流琴棋书画的雅集。我立即向博物馆的朋友要来这幅图的存档照片,果不其然,在其中找到了两处绘古琴的画面:一是画面右方,院墙之外,一个道人携琴而至;一是在右上方屋内有人在桌案边操缦。之后,我对这幅长卷的题跋进行了仔细研读,开始对其创作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如皋城内原本有一座土山,名曰“碧霞山”,于明朝隆庆年间垒土而成。1949年后被夷平,改建泰山粮库。如今位于外城河内侧,水绘园东大门口的碧霞路,因此而得名。嘉庆《如皋县志》载:“碧霞山,亦名泰山,即今伏海寺。明冒氏张氏筑建,上有碧霞元君祠,曲水长堤,左右环映,幽林旷墅,迴隔市嚣,风月佳辰,雅堪延眺。乾隆四十一年僧立志重修。”

道光壬寅(1842)重阳,时任知县范廉泉与诸多文人雅士,登临碧霞山,于“幽林旷墅”间饮酒赋诗,弹琴赏画。姚功立以笔墨丹青记录下了这次盛大的集会,众人

纷纷挥笔跋文,并裱成长卷。包括范廉泉、姚功立在内,参与题跋者共23人,所赋诗作计41首,涉及古琴的有11首。其中紫琅陈溶的和诗,提到“是日听徐慎之道士弹琴”,正对应画面右方院墙之外,那位携琴而至的道人。

不久之后,我在朱霖的《旷观楼诗存》中,读到一首《试灯日邀娄啸亭(皋)至药王庙听徐炼士弹琴》,这大概是历史上关于徐道士为数不多的记录之一。巧合的是,从《旷观楼诗存》中的另一首《课诸子弹琴》中,我们看到了一生爱琴的朱霖对子女的琴学教育同样重视。在他的影响之下,四子朱敏文会与后世鼎鼎大名的琴僧释空尘结为至交,二人各自拥有传为冒襄旧物的“晓鸿”和“大红”,又将是另一段千古佳话。

记得很清楚,3月28日,我在博物馆库房外,等待着工作人员将《碧霞高会》图卷提出,准备拍一些高清图,用作海报背景。当斑驳的画卷徐徐铺展的那一刻,那些原本尘封在楮墨间的陌生形象,蓦然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我瞬间理解,为何江片石在看到一幅《抱琴访友图》时,会莫名想起故友宗孔思,并写出“先生此去去何之?信是钟期访未迟。我有伤心人独远,只应孤唱鲍家诗”这样饱含深情的诗句。徐慎之前的那道院门,仿佛真的能穿越时空,让故友重逢。幽林旷墅间,我们一起饮酒赋诗,抚琴对弈,道不尽的风月佳辰。

江畔听潮



光孝塔 许晓赓

千年塔影

□陈剑辉

我之于光孝塔,只不过是千年以来,其身边无数匆匆过客中的又一个……

塔在身边

我在濠河边住了快三十年,居所后院与西北濠滨绿地仅一墙之隔,只要打开院门,春桃、夏荷、秋枫、冬梅,河畔的四季美景总有一款会呈现在眼前。

退休后最多的就剩闲暇了。初冬时节和春秋两季,我喜欢午后在二楼的阳台上坐坐,说是想独处静思,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放飞心境,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去想,让思维彻底“躺平”。大概正在为喧嚣世事纠缠的人们,是很难体味其中的闲适与超然的。

“灵魂出窍”的感觉往往只是一刹那,“醒”来后,眼前依然是现实。倚栏东望,腾迁后的西北城角,老旧房屋已被拆除一空,显得格外开阔、通透。曾经露着“尖尖角”的光孝塔,现在越发突兀了,塔顶和上面的两三层时常一览无余,就连天宁寺大殿的屋脊也都清晰可见。

塔和寺与我居所的直线距离也就三百来米,也许是大眼熟了把,过去我很少认真关注这寺、这塔。在通中念高中时,我还住在冯旗杆巷的旧居,每天数次打天宁寺前路过;迁居濠河边后,也是隔三差五地经过天宁寺,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没进过寺门,更不用说近距离地看一眼光孝塔了。

塔在眼里

都说是“美无处不在,只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这话用来描述我过去与现在对光孝塔的感受是再恰当不过了。多年无暇顾及的宝塔,一旦对其真正上了心,却原来是那么的多姿多彩、美轮美奂。随着四季的轮回,塔影不断变幻

着。春夏万木葱茏,街边梧桐树的浓荫遮蔽了视线,我只能从阳台上看到塔尖在随风摇曳的树梢间时隐时现。那时的光孝塔少了几分浮屠的庄严,显得神秘幽隐,颇具“深山藏古刹”的画意。而当萧瑟秋风裹挟着落叶漫天飞舞时,塔影缥缈令人遐思。盯着看久了,我有些恍惚,是塔在动吗?不!应该是我的心在动吧。最入心的还是雪后塔影,灰白的天空映衬着冬雪覆盖的塔身,此时的光孝塔,层层叠叠犹如玉砌冰雕。塔身、大殿屋顶以及庭院里高大的白果树银装素裹,好一片不染纤尘的佛门净地。

塔影不仅随着四时变幻,朝暮之间也各具不同,尤其是初春和初冬晨雾中的塔影最令人神往。薄纱般的雾轻轻地罩着塔身,似有若无、朦朦胧胧。随着团雾飘移,一瞬间整个塔顶露出了真容,而塔身还依然藏于雾中,此刻的光孝塔就像天宫中矗立云端的通天塔,叫人顿生膜拜之念。而当太阳升起,朝霞蔚然的那一刻,逆光中的塔影镶嵌在橙红色的天际中,犹如佛光再现。

夕阳西沉时的光孝塔又是另一番景象,余晖斜照在塔顶,通体镀金的宝顶散发着炫目的光芒,当忘却了周遭尘世间的万物而专注于宝顶时,此刻的我已是“一心淡泊人世,一丝禅意入心”了。

塔在心中

“先有塔,后有城”,这句南通人耳熟能详的话,打小我就听外婆说过,这“塔”指的就是光孝塔。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通人,无数次地往来于寺街,却从未拜谒过这位南通的“老祖宗”,我自感心有愧疚。为了弥补缺憾,前两天我去了趟天宁寺,近距离地接触了光孝塔。

从阳台上看到的塔影,四季变换、美

不胜收;而近观塔身,玲珑俊秀、景致别样。光孝塔高五层,绕塔基一周也就四十来步。不要说与外地的名塔相比,在南通的三座塔中,其体量也是最小的。但正因为其小,也就显得格外精致。

南通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通州塔,四六八”,是说南通三座宝塔各为四角、六角和八角,其中八个角的指的就是光孝塔。也许正是因了塔开八面、佛光普照,天宁寺周边才能人文荟萃、英烈辈出。望着眼前的光孝塔,我心里不由冒出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将其中的“山”改为“塔”,“仙”改为“佛”,不正是对光孝塔的合适写照吗?南通城依塔而建,大概是受其庇佑,“崇川福地”才能风调雨顺,千百年来很少发生大灾。

胡长龄、范曾、史白这些名人大家们临塔而居,或许多少能够沾上宝塔的“灵气”。但我的居所与光孝塔相距数百米,塔上的“佛光”还能照得到吗?我双手合十、心中默念。

其实我深知“向内求,向外修”的道理。建于唐咸通四年的光孝塔已经存在1160年了,这其间无数人顶礼膜拜,祈求菩萨赐福庇佑,但又有谁是完全依仗宝塔的佛荫而得偿所愿的呢?周边又有哪一位名人、大家不是靠着自己的修为,在所从事的领域中获得“大智慧”“大觉悟”的呢?这大概也就是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而非“祭神则神在”的原因吧。

塔人眼中看到的是至美之景,塔在心里悟出的是至深之理,唯此,塔在身边方能更具价值。我知道,无论我眼里是否有塔、心中是否有塔,光孝塔一直都在那儿。我还没来到这世上,塔早就在那儿了,当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宝塔依然会在那儿。

钉头碰铁头

□黄步千

钉头碰铁头:铁碰铁,硬碰硬。
钓田鸡:菜太长,吊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钓人的话:探人的口风,引人开口。
金刮子:好占便宜、爱创财的人。
针眼大的洞,斗大的风:大冬天的风大,有一点缝隙都会钻进来。

指尖对麦芒:针锋相对,一步不让。
铁嘴老鸱:嘴狠,有理没理,大家都辩不过他。
铁嘴豆腐脚:专玩嘴上功夫的人。
铁锈红:铁锈一般的红色。
钱落到炉里,人落到手里:结果、下场都很悲哀。
钱不过手:过后手,多与少说不清。
钱锱子:爱钻钱眼的人。
钱落穷人手,鱼落猫儿口:鱼到猫儿嘴里必死,钱落到穷人手里必完。

钻骨蛆:钻劲大的人。
错进不错出:人不呆,最好不错出也不错进。

濠滨射虎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四十三)

孤独令狐冲,累心任我行(三字口语) 么蛾子
作者:钱舜华 评析:俞跃进
初览此谜,顿觉耳目一新:谜面两句分别出现了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令狐冲和任我行,两人一“孤独”,一“累心”,是对两人性格命运的生动概括。这并非虚言:令狐冲特立独行,一生追求自由的生活,却要承担自由背后的孤独。任我行也算令狐冲的师傅,曾授他吸星大法,却因追求极致的权势而拼命搏斗,一生劳心劳力。那么,这与让人猜射的谜底“么蛾子”有何干系呢?原来,谜作者巧施活术,却是借此形成一个离合佳构:令(使、让)“孤独”一词中的“狐”冲掉,用的抵消减法;余“子、虫”两个字素;“累”之心,则为“么”,用的方位法,任我行,取“我”字,“任、行”作抱合词,四部分重组合便得谜底“么蛾子”。其中,将“狐”字从“孤独”中冲减去,暗藏玄机,尤显巧妙,令人击节赞叹!

谜底“么蛾子”,《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该词,意思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也可理解为耍花招,出鬼点子,出馊主意等偏离正常思维的想法。

作者钱舜华身为某文化传播集团公司艺术总监,文字功底深厚,读书涉猎甚广,谜谜遣词造句精炼,常有妙构佳作面世,此则即为一例:谜面简洁直白,又具对称之美;谜底通俗常见,毫无晦涩之感。此谜先后获评江苏省灯谜学会“云笔猜”年度十佳谜和长安文虎社2023年年度百谜,实至名归。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